

假如还有下辈子

庞丽英

“假如还有下辈子，我依旧会爱你，相扶相守不容易，我们彼此要珍惜。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依然会爱你，相偎相依在一起，不离不弃走下去。”听着这段优美的旋律，我不由地陷入了深思。

前几天看到一段视频：一位患病的年轻女子化疗需要剃掉秀发，看着掉落一地的长发，爱美的姑娘放声痛哭，手拿理发推子的老公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也剃成了光头，以示陪伴。那一刻，让无数网友相信世间真情可抵万难，好的感情就是平淡岁月里的相扶相守，在爱面前，所有困难都能迎刃而解。

从牵手到满怀憧憬地步入婚姻的大门，每个女孩都希望自己所选之人，是一个能同甘共苦、知行合一的伴侣，幸福地走过人生每一天。可世事难料，生活常常会在不经意间给我们开个或大或小的玩笑，来考验爱情和人性。

熬过七年之痒，我们把家搬到了县城，一边是紧张繁重的工作，一边是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我是个急性子，做事总是力求完美，每天睁开眼就如进入战场冲锋陷阵，神经绷得像拉满的弓不敢有丝毫松懈，终于，我的身体亮起了黄灯。

下午下班后我匆匆地骑车赶往医院，扎针、按摩、输液，没有明显效果。爱人陪我到市医院检查、治疗，闻听别人说到所谓的偏方，也会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外出寻医问药，喝中药、打封闭针，我笨笨乎乎地奔波在单位、家、医院之间，都闹到想逃离这个世界。

日子就这样悄悄地向前走着，我的身体并未好起来。有天晚上，爱人去参加朋友聚会，我那天的心情非常低落，迫切想找一个遥远的地方安安静静地待着。我先在电话里和母亲说了一堆莫名伤感的话，然后给爱人打电话，像交代后事一般，他在电话里轻声问我：“你想去哪儿呀？”“开车上高速，走到哪算哪儿。”“你夜里不能开车，别挂电话，我马上回家陪你去。”他可能意识到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努力安抚着我的情绪。我坐在漆黑的车里，头疼欲裂，接到他电话的邻居忽然拉开车门，和我唠嗑，我却抑制不住地泪眼蒙蒙，匆匆而归的爱人好言劝慰着，接着我回了家，给忧心忡忡的母亲报平安。

次日清晨，爱人和我开车到省医院就诊，两个科室确诊为中度抑郁，他仔细询问医生日常需要注意的事项，和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回来后，他陪我外出旅游散心，想方设法逗我开心，分担压力，陪我慢慢地走出了那段充满阴霾的日子。

“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愿你天黑有灯，下雨有伞，愿你不孤单，总有良人伴。”这美好的祝愿，常常萦绕在心，如果还有下辈子，我还愿意寻眼前之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烧藕煤的日子

陶小忠

近日，有藏友晒出了他收藏的20世纪80年代北区煤店租车费收据，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保留多年的居民用煤供应证和多张藕煤票，当年借斗车前往买藕煤的多幅场景就像过电影一样突然冲开了记忆闸门。

20世纪70年代，城市居民烧水做饭普遍开始使用一种叫藕煤的成品煤。藕煤，又叫蜂窝煤，是一种将散煤、少量黄土和水掺和，用藕煤机碾压后的成型煤。由于它呈圆柱状，中间有多个管状的孔，类似藕，故得名。煤炉烧藕煤，火力大，燃烧更完全，续火能力也强，还节能，一天烧上3坨就可以了，因此很受欢迎。

不过，那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物资供应全凭票证购买。从我保留的居民用煤供应证的记载来看，1971年四口人藕煤供应量为140斤，平均每人35斤，如一人立户，则有50斤。从我保留的1974年的藕煤票则可以知道，100斤藕煤售价是“壹元陆角伍分”，200斤藕煤的售价是“叁元叁角整”。从我保留的1989年和1990年的藕煤票来看，如果不买藕煤，也可换买散煤，其比例是50公斤藕煤能换买散煤42.5公斤。以此类推。

藕煤虽好烧，但一直面临供应紧张和买煤难的问题。记得那时我住在贺家土电厂生活区，贺家土当时聚集了电厂、洗煤厂、麻纺厂等多个单位的职工家属，但只有一个小小的供煤站，站里也就两台藕煤机做藕煤。我和爱人上白班，只有星期天才能去煤店买煤，每次买煤都像去上战场一样。一大早起，先要去租借斗车，然后赶往煤店去排队，往往要排上一两个小时才能买到上煤。藕煤往往现打现提，于是机器旁分别站着两个购煤户交替接煤，不能有些许怠慢。我俩一人接煤，另一人往斗车中放，那专注和紧张不亚于打仗。如碰上藕煤机出问题，有时买一车煤要花上大半天工夫，一个星期就没了。我父母亲年纪大了，不能自己去买藕煤，做儿子、媳妇的我们便借了一辆送货的脚踏三轮车，一趟一趟从六〇一煤店（六〇一煤店离株洲货运火车站近，供煤相对宽松）买煤，推上十多公里，送到父母亲居住的430工厂生活区。

有时买藕煤不方便，还买散煤自己回来做。那时，开始流行一种手工做藕煤的模子，十多二十块钱一个，或找别人借，或买一个，星期天便可以大施拳脚了。有很长一段时期，星期天在工厂生活区到处可以看到有人做藕煤，晒藕煤的画面，像这样的活我自然没有少干。如果家里只有女孩子的，普遍是喊来男朋友来做，帮丈母娘做藕煤成了准女婿进门的一块敲门砖。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有改变，一些单位开始使用上了液化气。1988年，株洲成立了煤气公司，一部分厂矿开始使用煤气。而我这个时候由于租住夫人单位的住房，单位小而仍然烧着藕煤，直到1998年再次搬回电厂生活区，才开始使用上天然气，算是彻底告别了烧藕煤的岁月。

使用天然气，干净、快捷，安全又方便，自然好过烧藕煤好多倍。从此，大家再也不用为借车买煤难发愁了，身心得到彻底解放。正因为这段经历，我把剩余藕煤票、供应证珍藏下来，因为它们见证了一段历史，也时刻在提醒着我：当我们在充分享受生活美好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是改革开放让我们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幸福！我们要感恩时代的巨变，感恩那些让时代大船驶向光明和进步的伟人！



作者收藏的藕煤票

攸县皇图岭镇一角，阡陌交通，屋舍俨然

地名记忆 港口桥 湮灭的往事

彭新立

港口桥坐落在流经攸县北部的沙河上，西北端为皇图岭镇皇图村下王家村民小组，东南端为皇图岭镇港口村推上村民小组。港口亦称港口上，发源于攸县大桥观音山东麓的沙河，流经丫江桥、横山、网岭、坪阳庙后至此河道较宽，水流平缓，在水运兴盛的年代，丫江桥、横山等地的船舶顺沙河而下，经铁河、绿水可达湘江，因这里离皇图岭集镇较近，逐渐成为人货集散地，形成较大的码头，便之为港口，桥以地而名。

港口桥为五拱紫色页岩石拱桥，拱桥桥面为半圆形，长58.6米，宽5.0米，桥面离沙河河床约7.0米。桥栏和桥面为三合土筑成，表层植入鹅卵石。桥栏两端各有二尊石狮，人们上下桥需攀爬13级石台阶，台阶与桥面中线铺宽约0.4米的“路心石”，方便独轮车通行。桥的迎水面有4个墩台，上、下游各有长约4米的红石砌墙的护堤，东南岸靠港口为泗水湾，护堤墙更长，水也较深。沙河在港口桥上游的丹塘村文家岭有丹陵石拱桥，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在下游约2.0公里的富厚村桥头村民小组有窑溪石拱桥。这两座石拱桥均为紫色页岩材质，仍现能正常使用。

港口桥是皇图岭镇区通往高视、市上坪等地的必经之桥，离桥的东南端约500米处有三叉路口，往北经大坪、龙塘冲，可达市上坪、河田、长桥及萍乡东桥的边山等地，往东经天子坪可达高视、山关、界头及黄丰桥等地。

港口桥桥面用5根木料拼接而成，宽约0.7米。因受沙河涨水影响，毁了又建，建了又毁，每遇狂风暴雨，常有走在上面的行人落水。沿河村民为此伤透脑筋，但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木桥为石拱桥，建设港口石桥的主要倡首人为邑人刘光庭。

刘光庭（1835—1914），字润年，号五十六等，高视鹏乐坪人。坪田是闻名攸县北、醴陵南的鸭苗孵化之地。刘光庭常年做鸭崽生意，需挑着鸭苗经过港口木桥往返坪田和皇图岭墟场之间。有次刘光庭亲眼看见一女人掉入河中，被水淹死。当日，他对天起誓说：“菩萨保佑，日后发了财，就倡首在这里修座石桥。”后来，刘光庭果然交上好运气，鸭崽生意赚了个盆满钵盈。于是，他决定兑现自己的诺言，邀请丁文清、刘菊茂等当地富绅为伴，走村串户上门募集建桥资金。

刘光庭等人商定募捐先从高视东藏富豪欧阳家开始，目标是开头一笔捐款至少要达到300串铜钱。但当他们登门求捐时，东藏欧阳家女主人欧九娘却始始终咬定只能捐100串。刘光庭等一气之下，断然谢绝了欧九娘的好意，分文没收。临出门时，欧九娘还打赌说：“鸭崽客，你若修成了港口石桥，我欧家300串铜钱用官轿抬上门。”刘光庭等听着这话没有搭理，心里却打起“响”鼓，如何才能争出这口气？

次日，刘光庭与丁文清又早早起来跑到高视晒谷里，找到士绅丁凤岩（1848—1913）谈及建桥一事。丁凤岩俗称炭岩胡子，诤封奉政大夫，民国初年，他在攸县、醴陵、萍乡拥有万担田租。他还在高视建成日式豪宅一栋，豪宅有141间房屋、8个天井。他是清末民初初县“八大家”之一，为攸县北乡首富。丁凤岩听罢刘光庭、丁文清的介绍，对他俩的胆识与义举大加赞赏，当即捐铜钱500串，增其信心，并表示尽力协助开导高视士绅富户捐助。刘光庭、丁文清经丁凤岩鼓励后，信心倍增，又来到高视牛形里富户丁永吉家，丁永吉知其来意后，慷慨捐资400串铜钱。

接受了丁永吉的捐助后，刘、丁又马不停蹄返回到茅坪村江背富绅家中。这些富绅听说为修港口石桥写捐，一致拥护。四十八等当即捐助400串，丁福成捐出400串，丁寿伦捐助200串，丁耀恒认捐600串。

建桥募捐开局即胜，首日就募集到2500串铜钱。当晚，按照丁凤岩的吩咐，成立了建桥筹备会，设址办公，并把捐赠告示张贴在皇图岭、湖南坳、市上坪和高视等地的交通要道、民居屋场。经过宣传发动，捐款人不断。有一天，刘光庭坐下理发，为接受捐助，竟离座三次。东藏欧九娘眼观耳闻，深为遗憾。一日，欧九娘携带300块银洋，持数封鞭炮，坐着轿子亲自送捐上门。当她取出鞭炮准备燃放时，刘光庭急忙上前夺过在手，说：“鞭炮不必放，礼更不应赔，要不是你促我一把，说不定也不会有今天……”

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两年的努力，在刘光庭、丁文清等人的主持下，港口石桥终于竣工通行。石桥取代木桥后，极大地方便了两岸人员的往来。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笔者与生产队社员在送征购粮时，常用小扁担挑着三四十斤稻谷，从高视出发，步行约4公里到港口桥才天亮，赵早赶到皇图岭粮站等候工作人员上班过秤。那时，从高视山关小江边为供销社用独轮车运送竹尾、毛竹、冬笋杆、土纸等山货，到港口桥时都应停下来互相互助。一人在车头前面用劲拉，车主在车后又开“八字脚”，身体前倾，使尽力气向前推，两人配合，一车土货才能到达桥面。下桥时，正好相反，前面的人应面朝推人，躬背弓腰，双手紧推独轮车，脚板往后退移，推人身子向后仰，又开“八字脚”小步慢行拉往土车。上下桥虽然距离不长，只有个别“大力士”才能独自推车上、下。因通过的人多车多，桥路面和桥面中线的“路心石”被磨蚀凹陷出3厘米左右的深槽，车轮只有顺势而行，想另辟蹊径几乎没有可能。

港口桥的东南端河岸边地势较高，视野广阔，为冲积土壤，不易受涝，很适合农作物生长。这里的居民以邓姓为多，是井头邓氏嗣孙。港口桥的西北端地势较低，是一片约300余亩的平地，易受洪涝灾害，离桥不到100米有座飞檐翘角、金碧辉煌的“陪江寺”，是民间祭祀“胡老爷”的场所。这里每年农历七月初六举行庙会，信士云集，热闹非凡。桥墩下游约500米，沙河在龙家洲绕了个半圆形河湾，旧时沿河岸及龙家洲筑场筑有堤坝，以阻断洪水入宅。集体经济时期，这里虽为一大处屋场，却分为上龙家、下龙家两个生产队。1975年8月4日晚，皇图岭、高视、市上坪、黄丰桥等地遭遇百年罕见的暴雨，龙家洲的房屋全被洪水冲垮。灾后，政府统一选定在皇图大队罗嘴场山地建设农民“新村”。罗嘴场离龙家洲约有2公里，近50年过去了，搬迁到罗嘴场的村民至今没有回迁，但名称仍为上龙家、上龙家村民小组，相对这两个村民组的耕地，其住居地实为一块“飞地”。

因车流荷载大，港口石桥的石材年久风化，1996年，县政府曾拨款3万元进行加固维修。2011年6月24日晚，有一拱自然垮塌，当夜一部摩托车连车带人冲入河中，皇图岭镇人民政府随即架设便桥保障通行。当年，攸县人民政府投资约210万元在石拱上游约2米处新建了一座长65米、宽7.0米、高5.5米的4孔砼台墩钢筋砼预制梁桥，2012年6月2日竣工通车。自此，历经百年风雨的港口石桥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慢慢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中。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rbzsg@163.com

记事本

湖南省服 暖意浓浓

谭庆楠

每到冬天，湖南的街上，身穿棉睡衣的人随处可见。这棉睡衣，让整个湖南的人都为它倾心，我们亲切地称之为“省服”。

棉睡衣比羽绒服还要保暖，湖南人几乎是人手一件，哪怕是在外风光无限的明星，回到老家时也会换回棉睡衣。它的温暖，最日常，最平淡，像妈妈的陪伴，有着温暖时光的力量。

湖南湿冷，又没有暖气。取暖几乎贯穿了我们的整个冬天。而穿着棉睡衣生活，人会特别松弛。没有束缚，只有舒服，温暖着我们一步步走过严寒。我们的灵魂深处仿佛有着同一个认知——穿上棉睡衣就很幸福。

我的第一套棉睡衣是妈妈买给我的。

“冬天要有棉睡衣，暖烘烘的。多买几套，换洗也方便。”

我从小就穿着棉睡衣到处乱跑，不会觉得有任何不妥。小朋友们穿着棉睡衣跳绳、打弹珠。妈妈们穿着棉睡衣熏腊肉、打麻将、逛街。爷爷奶奶们穿着棉睡衣在公园和菜市场遛弯。只要天一冷下来，就会陆续有人换上棉睡衣，衣服把我们裹得紧紧的，不怕寒冷的风会灌进身体。

小时候，我在冬天总感冒，养病时经常穿着棉睡衣，隔三差五就需要洗，而妈妈则担此重任。小孩子不知道用手洗一件棉睡衣有多难，平时也不会特别去注意什么，袖口就成了“重灾区”，经常黑得像块抹布。妈妈总有魔法使它们焕然一新。有一次，我试着自己洗棉睡衣，洗了整整两个小时，袖口还是灰蒙蒙的。妈妈看得心急，索性从我手上抢过去，三下五除二就洗得发亮。从此，我更加爱惜我的棉睡衣了，妈妈在我的心中也更“神”了。

棉睡衣不仅深受我们当地人喜爱，还能征服外地人。

从贵州嫁过来的嫂嫂刚开始不敢穿棉睡衣上街，可在穿过之后也爱上了。她笑着说：“还是你们省服给力，把羽绒服都干掉了，我现在都不想脱下来了。”确实，比起别的衣服，棉睡衣更柔软，也更暖和，我们手挽着手在街上打闹，衣服不小心碰到脸，也不会觉得冰。寒风把我们吹得越来越紧密，我们对棉睡衣的依恋也越来越深。

湖南人会用六个字形容省服，“霸得蛮，耐得寒”！霸蛮是一种霸道的蛮劲，像是一股桀骜不驯的劲头。我们这群人，对世俗的眼光很不在意，始终专注于自己眼前的事情。棉睡衣更能耐寒，我们就穿出去了，一穿就是几十个年头，舍不得脱掉。

在多少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子里，棉睡衣无声无息地陪伴着我们。时间越久，暖意越浓，然后慢慢在棉睡衣上凝出一层温情。

湖南人爱美，却始终无法在冬天离开棉睡衣。似乎再冷的天，穿上“省服”，就有了暖洋洋的丰盈。那是记忆深处的关爱，亦是结伴取暖的温暖。我们在没有暖气的寒冬里坚强不屈，捕捉每一个和煦的瞬间，让余生在深入骨髓的温暖里，迎来生命的草长莺飞。

湖南的省服，棉睡衣，暖得不仅是身，更是心。